

文艺回乡：“阿诗玛回家” 与“新耕读传统”的重建 ——以“阿诗玛回家”为个案

巴胜超¹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艺术介入乡村”渐成显学。而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已有类似“艺术介入”的实践,“文字下乡”就是一例。在文化旅游情景中,民国时期的“文字下乡”,在彝族撒尼人生活中正以“文艺回乡”的方式在上演。“文艺回乡”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在于:与“艺术介入乡村”之乡建相比,“文艺回乡”倡导以在地村民为主体,政府、艺术家、商人与村民协同,发掘本地文艺元素的当代价值,不急功近利,循序渐进,不断摸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性的文化产业化路径。

【关键词】:文艺回乡 乡村建设 新耕读传统 阿诗玛

【中图分类号】:G127、J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5-062-067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学界、业界围绕乡村建设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问题,开展了诸多战略与政策研究,艺术家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且以“艺术介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使乡村建设的目标从“富裕乡村”走向了“美丽乡村”。艺术介入社会建构,介入美丽乡村建设,颇有“中国式的文化复兴”之趋势:通过艺术复兴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修复乡村价值,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1]在积极肯定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成绩与未来可能时,也该警醒:在进行艺术与乡村建设的时候,艺术家会不会粗暴地把城里人的认知,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去简单地套用在乡间。^[2]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各有特点,文艺如何介入乡村,才能实现艺术创作与乡村振兴的共舞?本文试以“阿诗玛回家”为个案回答这个问题。

一、艺术介入与文字下乡

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Arnold Berleant)在考察美学中经验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时提出了“艺术与介入”的概念:工业化生产的技术创新以及现代世界的社会和感知的变革,对传统美学理论的“审美无利害”观念进行了反驳——审美情景以创造性的、客观性的、欣赏性的和表演性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它用介入替代无利害。^[3]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先锋主义运动,要求艺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强调艺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方式。^[4]在东方,有着千年耕读传统的中国、日本,艺术家围绕着乡村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旅游情境中阿诗玛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研究”(14CH13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2019CX003)。

作者简介:巴胜超,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

行的在地性创作，呈现了艺术介入乡村的活跃图景，其中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影响巨大。

自2009年以来，有石节子美术馆计划、许村国际艺术节、碧山丰年祭、鳌湖老村、羊磴计划、贵州雨补鲁村创作、阳澄湖地景装置艺术季、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东莞道滘新艺术节、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乐从蒲公英艺术节等规模不一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在中国展开。在城市化进程中，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在乡村找到了艺术实验的舞台和活力，“地方政府对于开发本地区资源也拥有积极的热情，对于旅游资源不甚突出的地区能否借助当代艺术的聚焦获得差异化的优势，继而赢得外界的关注是部分地方官员思考的选项之一。”^[5]

从当下备受关注的“艺术介入”案例往回追溯，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已有类似的实践，“文字下乡”就是一例。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之“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中，就大力推崇以乡农学校推行新知识下乡：“从前的乡约虽有社学，但不过读书识字讲道理而已，不会像我们的乡农学校一样。我们的乡农学校很注重新知识，很注重社会的改进问题。”^[6]在梁漱溟看来，由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四部分合起来的乡村组织——乡民学校，意在形成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乡村人。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在《办好乡建学院的意义与要求》《乡村建设育才院的宗旨与今后的使命》中亦有详细论述。费孝通对于“文字下乡”亦有辩证性的论述：“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7] 17-18}在《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孝通有这样的疑问：“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7] 24}

从费先生所著《乡土中国》首次出版的1948年至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基础，在农村城镇化、文化旅游化、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出现了诸多新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后乡土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生计模式走向兼业化，乡村治理不断迈向公共管理，乡土文化在走向多元化”^[8]，“走出乡土”^[9]的可能性，也是新乡土性的表征。而在我对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民国时期的“文字下乡”，在彝族撒尼人生活中正以“文艺回乡”的方式在上演，走出乡土的阿诗玛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又以“回到乡土”的“再地方化”景象^[10]，呈现出“阿诗玛回家”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特征。

二、“阿诗玛回家”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三个案例

在中国，《阿诗玛》最早于抗日战争时期由吴晗、光未然等文艺界前辈所发掘。最早对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始于杨放对《阿诗玛》长诗的片断翻译。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从1953年5月开始，当时由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组成了一个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等专业研究人士在内的十人小组，在路南县圭山区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搜集、了解，共搜集到《阿诗玛》传说20份及其他民间故事38份，民歌300多首^[11]，最终于1954年出版了民间文学《阿诗玛》整理本。之后也不断有由不同翻译者、不同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阿诗玛》面世。至今，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经由文学文本的印刷、翻译、出版和改编，以及不同媒介形态的传播成为“中国人的阿诗玛”，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通过石林景区的阿诗玛石峰等“阿诗玛文化”旅游宣介，呈现出一种“世界的阿诗玛”之媒介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寻找阿诗玛”之文化乡愁^[12]的兴起，经由“阿诗玛文化”旅游所制造的阿诗玛导游^[13]、吃住行游购娱过程中“阿诗玛文化”的发明等，使《阿诗玛》从文学文本，逐渐扩大为消费文化文本。2006年，《阿诗玛》作为民间文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作为民间口传叙事长诗的《阿诗玛》，在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语境中，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以“阿诗玛回家”的方式，探索着少数民族地区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

（一）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

2005年之前，基于大糯黑村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喀斯特地貌、石板房、彝族撒尼人及其文化风俗)的特色，陆续有写生绘画、调研的师生、摄影师来大糯黑，但是吃住均不方便，村中少量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将自家的庭院作为“接待点”，自发地为这些散客提供吃、住服务。2005年，经昆明市旅游局和石林县旅游局批准，大糯黑村的5家农户开始在自家庭院内经营集吃、住、娱为一体的“彝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旅游项目，但是因为淡旺季明显，为了整合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彝家乐”的农户成立了一个协会，约定淡季时各家各户独立经营，遇有较多游客时，大家一起分工协作，为游客提供吃、住、游服务。

2008年，因为被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列为田野考察点，为了迎接与会嘉宾的考察，大糯黑村进行了道路、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新建了公厕，在村寨标志性地点(如密枝林、山神庙、阿诗玛文化课堂、刺绣家访点、毕摩家访点等)竖立标示牌，人类学大会后，大糯黑的知名度逐渐提升，来游玩、调研的客源稳定增加。2013年，由县财政支持，大糯黑村新建了停车场，停车场中心竖立了阿诗玛包头的石雕，沿停车场四周新建了商铺，重新设计了村中游玩线路等。

2016年，经营彝王宴客栈的曾绍华和王春花夫妇尝试改变放磁带、碟片给客人唱祝酒歌的方式，牵头组织村中能歌善舞的人，成立了“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向1950年代排演过撒尼彝剧《阿诗玛》的老艺人请教，复排了传统撒尼剧《阿诗玛》，以达到让游客在吃喝之外能更多地了解撒尼文化的目的。

在石林撒尼村寨，并不缺少歌舞队，但是大多数歌舞队基本是自娱自乐，在农闲时，排练歌舞、琢磨乐器，只为休闲娱乐，农忙时则继续日常农耕生活。相比大多数文艺队，“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主要是为游客表演献唱的，每位参与者每次表演都有40元左右的劳务费，能为家庭带来一些收入。

在“阿诗玛文化传承文艺队”里，有一位特殊的年轻人，半长的头发，常常扎起一个辫子，显得有些异类。他是文艺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文艺队的主持人——阿国。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阿国从昆明的驻唱酒吧回到大糯黑，在村子里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酒吧——“火塘月色”。酒吧是老屋改造的，除了与音乐相关的文化符号，阿国还把许多农具安放在酒吧中作为装饰。对于安静的糯黑石头寨来说，这样一个酒吧也许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对于来大糯黑写生创作的画家们来说，这是他们喜欢的可以休闲放松的文化空间，啤酒、火塘、音乐、农具，正在谱写着大糯黑人传统农耕生活之外的新的可能。

(二)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

根据《阿诗玛》原始资料，“阿着底”系彝族撒尼语，意思是“青山绿水环绕的富饶美丽的地方”，《阿诗玛》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阿着底”，这毫无疑问。但是“阿着底”在哪里，它指称的是一个多大范围的区域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原始资料的注释中，阿着底所在地理位置有三种解释：一说在大理，一说在曲靖一带，一说在罗平境内。而学者们则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解说，认为不仅在云南境内的曲靖、大理、罗平、文山等地有“阿着底”，四川西昌、贵州境内也有以“阿着底”命名的地方。至今，关于“阿着底”的地理位置，代表性说法有以下7种：

1. “阿着底”是个随彝族各族群不断迁徙而不断改变地域指称的地名，其最后的落脚点是在石林圭山地区；
2. “阿着底”是以人名命名的地名，是家支名——阿佐赤演化而来的地名^[14]，是一个区域名；
3. “阿着底”在大理；
4. “阿着底”在四川西昌、在“滇、黔之际”、在罗平境内等；
5. “阿着底”在曲靖坝子、曲靖附近、曲靖一带；

6. “阿着底”并不是某个特指的地名，而是一种对“坝子”的美称，这种美称还被撒尼人寓意为“死后灵魂归属的地方”；

7. “阿着底”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村落，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维则乡宜政村委会的“干塘子”村，阿诗玛就出生在这里。

[15]

前六种说法，“阿着底”的指称都是一个泛化的区域，而第七种说法，则将“阿着底”具体到一个实体的村落。2005年12月26日，石林彝族自治县维则乡阿着底村就“喜气洋洋，欢庆阿诗玛故乡”正式由汉语地名“干塘子”恢复成彝语地名“阿着底”。村民们认为，阿着底村以前叫“干塘子”村，其撒尼发音为“阿朵底”，“阿”是语气词，“朵”意思是“出”，“底”是“坝子”。据当地老人讲，干塘子村西原来有个大水塘，塘子底会冒水，到雨季更是一片汪洋。20世纪50年代后，为解决耕地被水淹没的问题，村中组织开槽放水，后来水就变干了，所以称其为“干塘子”。阿诗玛故乡恢复彝语地名，将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16]

在“阿着底”命名为阿诗玛的故乡后，仅在石林县境内，其他村寨对阿诗玛文化资本的营建也逐渐表现出来。2016年年初，笔者在石林县撒尼村寨进行调研，问及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在哪里，田野报道人提供了各不相同的回答，将这些报道人认知的“阿诗玛故乡”的地理位置总结起来，列表如下：

表 1 石林县“阿诗玛故乡”地理位置统计

地点	特色	讲述者	理由
西街口村	阿诗玛的故乡	虎志兰（《阿诗玛》叙事长诗“非遗”传承人）	“路南说阿诗玛的家在圭山，正二八经是在哑巴山（月湖村）水塘铺交界，以前我老祖说的，我是听我老爹讲的，都有 360 年了” ^①
月湖村	阿诗玛的故乡	昂秀兰（民间艺人）	2005 年，月湖被命名为“石林镇月湖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大糯黑村	阿诗玛文化调研点	曾绍华（彝王宴农家乐老板）	利用农家乐的经营模式，接待各种调研阿诗玛文化的学者、绘画写生的画家。
小糯黑村	《阿诗玛》撒尼剧	何文珍（阿诗玛文化传承人高月明的弟妹）	舞咏歌舞团撒尼剧《阿诗玛》中的演员、伴奏多居住于此地。
额冲衣村	《阿诗玛》头像	黄永玉	黄永玉先生笔下的阿诗玛的模特儿名叫“普兹苇”，住在“耳勺衣”。
小圭山村	《阿诗玛》叙事长诗	金荣芝、普文昌（小圭山村的民间艺人）	很多撒尼音乐的民间艺人居住于此，很多音乐作品创作于此。
革腻村	阿诗玛的诞生地、阿诗玛的公房所在地	毕智光（革腻村村长）、毕光辉（革腻村老年协会会长）	村里有《阿诗玛》长诗中所涉及的“搓麻地”“洗线沟”“关羊洞”“绵羊累积山”等地点和传说。

在各村寨追逐“阿诗玛故乡”的地理标识过程中，阿着底村（干塘子村）的实践无疑最具代表性。阿着底村是宜政村委会下的一个村，宜政村委会一共管理三个村，分别是：老寨、大海子村、阿着底村（旧称干塘子）。2005年，专家学者齐聚石林，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对于“阿诗玛的出生地‘阿着底’在哪里”这一“历史悬案”有了明确说法：就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维则乡的阿着底村，泛指今天的长湖片区。据住在宜政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国家级传承人王玉芳讲述，阿诗玛的家就在阿着底，也就是干塘子边的山上，现在还有一块阿黑的地。2006年，为了让阿着底村在游客的视觉感知上更接近阿诗玛的故乡，村长组织了一批农民画家，在石林农民画家毕文明、赵光亮的带领下^②，根据《阿诗玛》叙事长诗创作了美术作品共92幅，以壁画的形式表

^①①杜迪访谈《阿诗玛》传承人虎志兰的录音，2016年1月19日，石林县西街口村。

现在石林阿着底的农家墙壁上。

在主动命名为阿诗玛的故乡后，从石林县城出发，前往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吃农家饭、观摩民族刺绣，晚餐后乘车返回，成为阿着底村民间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基本模式。有学者认为：“阿着底村的刺绣产业发展以及由其带动的农家乐、民族歌舞展演等活动不仅在乡村文化产业方面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径，而且也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加入了新的内涵，使该村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7]以刺绣产业为核心，阿着底试图以“农家乐+刺绣产业+歌舞展演”来开掘乡村文化旅游的路径，也预示着一种重建“新耕读传统”的可能性。

(三)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

石林彩玉是石林地区所产，具有独特绚丽多彩颜色和神奇迷离花纹的碧玉为主体的隐晶质石英类玉石。2017年初，石林彩玉地方标准颁布实施，石林彩玉成为云南省珠宝玉石界继黄龙玉之后第二个拥有地方行业标准的全新玉种。

为把石林彩玉打造为石林文化产业的新品牌，自2015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火把节期间，石林县都组织彩玉展览，2016年火把节期间，石林县设有5个彩玉展，分别是彝族第一村观赏石展、石林精品石展、美邑石奇石文化展、古玩奇石书画展和彩玉展销一条街。为扶持彩玉的营销，节日期间所有商户都免费入展，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当地群众参观。县文产办2016年还组织多家彩玉生产销售企业参加云南省文博会、泛亚石博会等省内外大型展会，大力宣传石林彩玉。2016年，石林石文化开发促进会与石林会展中心先后举办了三次以彩玉为主的奇石、根雕、字画博览会。此外，在每年火把节和国庆节期间，还定期举办“石林彩玉博览论坛”，进行理论研讨、经验交流会，不断提升彩玉加工的技能水平。石林县还组织云南省石产业促进会专家考察组，先后四次对石林县内彩玉分布、产量、质地以及加工业现状进行考察，组织撰写了《石林彩玉考查报告》《石林彩玉储量估算报告》等研究报告，彩玉商人们都期待着这块彩玉“小石头”和“大石头”（石林风景名胜区）一样扬名海外。

在彩玉争取合法性身份的过程中，还与阿诗玛文化“嫁接”在一起，产生了“阿诗玛与彩玉”的新故事：

“阿诗玛”是云南彝族分支撒尼姑娘的统称，石林彝族自治县是“阿诗玛”的故乡。当游客在石林风景区参观旅游，在奇形怪状的“石林”中穿行，来到一个脚印形的石洞时，解说员会给你讲述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美丽忠贞的阿诗玛姑娘被富家子弟阿支哥强行掠去囚禁的石牢。阿诗玛姑娘不恋富贵、不畏权势，时刻想念着青梅竹马的阿黑哥。富家子弟阿支哥用尽伎俩，拿出无数的财宝也无法征服阿诗玛的心。当阿黑哥得知阿诗玛被囚禁在石林石牢里时，只身闯到石牢前，飞起一脚将石牢的石墙踢出个脚印形的洞口，进去将阿诗玛姑娘救出。阿黑哥这一脚踢出了无数碎石子，碎石撒遍了石林的漫山遍野，在落地时沾染上了各种鲜花和绿叶的颜色和芳香，吸收了日月精华、大地之气，经过多年的地质变迁就形成了现在的石林彩玉。有的碎石没有落地而是飞到了湖旁的石山上，堆积成一个背着背篓的女子，酷似阿诗玛姑娘。人们为了纪念忠贞美丽的阿诗玛姑娘，也把石林彩玉称为“阿诗玛玉”。

“阿诗玛玉”的故事出自文学想象，而下面这个故事，则是石林彩玉商人丁某为营销石林彩玉的经济谋划：

“从考古的角度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石林彩玉了。远古的时候它（石林彩玉）是打火石，那个时候石林彩玉就作为石林人民生产生活的工具了。我们撒尼祖先对石林彩玉很崇拜。看到一个花花绿绿的石头，比如说热布巴拉家，他们家收集这种好的彩玉石，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阿诗玛是幸福吉祥的象征。所以我们石林出了两种七彩的东西，一个是阿诗玛的头饰——彩虹包头，一个是我们的石林彩玉。现在最多时有成百人、上千人和我们玩石林彩玉，这些人从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买轿车、盖房子的很多，他们一年有10—20万的收入。他们很多年前开始捡石头，但是没有商业化运作，现在被炒热起来之后，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就算算是扶贫贡献了。”^②

②根据《阿诗玛》叙事长诗创作的《阿诗玛》壁画，艺术总监：毕文明；创作：赵光亮；色彩设计：金牛；绘画成员：赵光亮、金牛、马树平、毕进文、王正学、毕文亮、李春、杨华林、娄学明、杨云春、普光辉等。

三、文艺回乡：“新耕读传统”重建的一种可能

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志在富民，彭兆荣教授对“新耕读传统”的理论阐述，亦在弥合千百年来耕与读之间的“撕裂”，使得读之传统能反哺耕的付出，达到惠民之目的^③。上述三个以“阿诗玛回家”为特征的“文艺介入”乡村的案例，从乡村文化旅游、文化象征资本的营建与文化产业经济的探索三个维度，呈现出文艺介入乡村建设实现重建“新耕读传统”的可能性。与文章开篇所提及的纯粹由外力介入乡村的实践案例相比，“阿诗玛回家”的案例，有以下特征：

1. 从介入主体来看，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都以当地村民为实践的主体，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则由外来商人和本地村民共同来实施；
2. 从介入动机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主观上均是为了吸引游客，获得旅游经济收益，而客观上有传承文化的效果；
3. 从介入方式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所依托的阿诗玛文化，均是当地本有的文艺元素；
4. 从介入的时效来看，本文所述的三个案例，均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大糯黑村的阿诗玛文化旅游、阿诗玛故乡“阿着底”的命名，都持续十多年。阿诗玛与石林彩玉的新故事，也有五年之久。其惠民效果也是循序渐进的。

回到自2009年以来以石节子美术馆计划、许村国际艺术节、碧山丰年祭等为代表的艺术介入乡村的建设案例，学者的对比研究发现：本地人发起进行的乡建，在熟人社会的村落更易获得理解和配合，外来人发起进行的乡建在获取信任方面需要一定时间，且受政府影响较大。虽然艺术介入乡村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方面对当地有积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诸如持续运营问题、文创产品开发容易变成艺术家对本地资源的剥削问题、艺术介入成为剥削割裂地方社区的原罪^[18]等新困境。

基于“阿诗玛回家”的三个案例，本文提出“文艺回乡”与新耕读传统重建的可能性：与“艺术介入乡村”之乡建相比，“文艺回乡”倡导以在地村民为主体，政府、艺术家、商人与村民协同，发掘本地文艺元素的当代价值，不急功近利，循序渐进，不断摸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性的文化产业化路径。

参考文献：

- [1] 方李莉. 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 [J]. 民族艺术, 2018(1):19—30.
- [2] 许晓明. 介入乡村建设的基本立场 [M] // 方李莉, 主编. 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 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194.
- [3] (美)阿诺德·贝林特. 艺术与介入 [M]. 李媛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12—13.
- [4] (德)彼得·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 [M]. 高建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120.
- [5] 刘鹏飞. 当艺术介入乡村——中国乡村在地性创作盘点 [EB/OL]. http://art.china.cn/exclusive/2017-09/11/content_40007214.htm. 2017—9—11.
- [6]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215—216.

^③①巴胜超访谈彩玉商人丁某录音，2016年7月25日，石林彩玉大观园。

②彭兆荣教授于2018年12月9日在江西省泰和县蜀口村调研时提出“新耕读传统”的理论。

-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7—18.
- [8] 陆益龙. 后乡土中国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15.
- [9] 陈心想. 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10] 肖青, 李淼. 民族文化经典的“再地方化”——“阿诗玛”回归乡土的个案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5):6—30, 127.
- [11] 黄铁. 《阿诗玛》第一次整理本 [M] //赵德光, 主编. 阿诗玛研究论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1.
- [12] 陈荒煤. 阿诗玛, 你在哪里? [N]. 人民日报, 1978—09—03.
- [13] 史艳兰. 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 [J]. 旅游学刊, 2012(7):59—65.
- [14] 昂自明. “阿着底”新考 [M] //赵德光, 主编. 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193—196.
- [15] 巴胜超. 象征的显影: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传媒人类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3—36.
- [16] 阿诗玛故乡恢复彝语地名“阿着底” [N]. 云南日报, 2005—12—26.
- [17] 马翀炜, 刘从水. 从干塘子到阿着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0(7):118.
- [18] 王宝升, 尹爱慕.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个案比较研究 [J]. 包装工程, 2018(4):238—243.